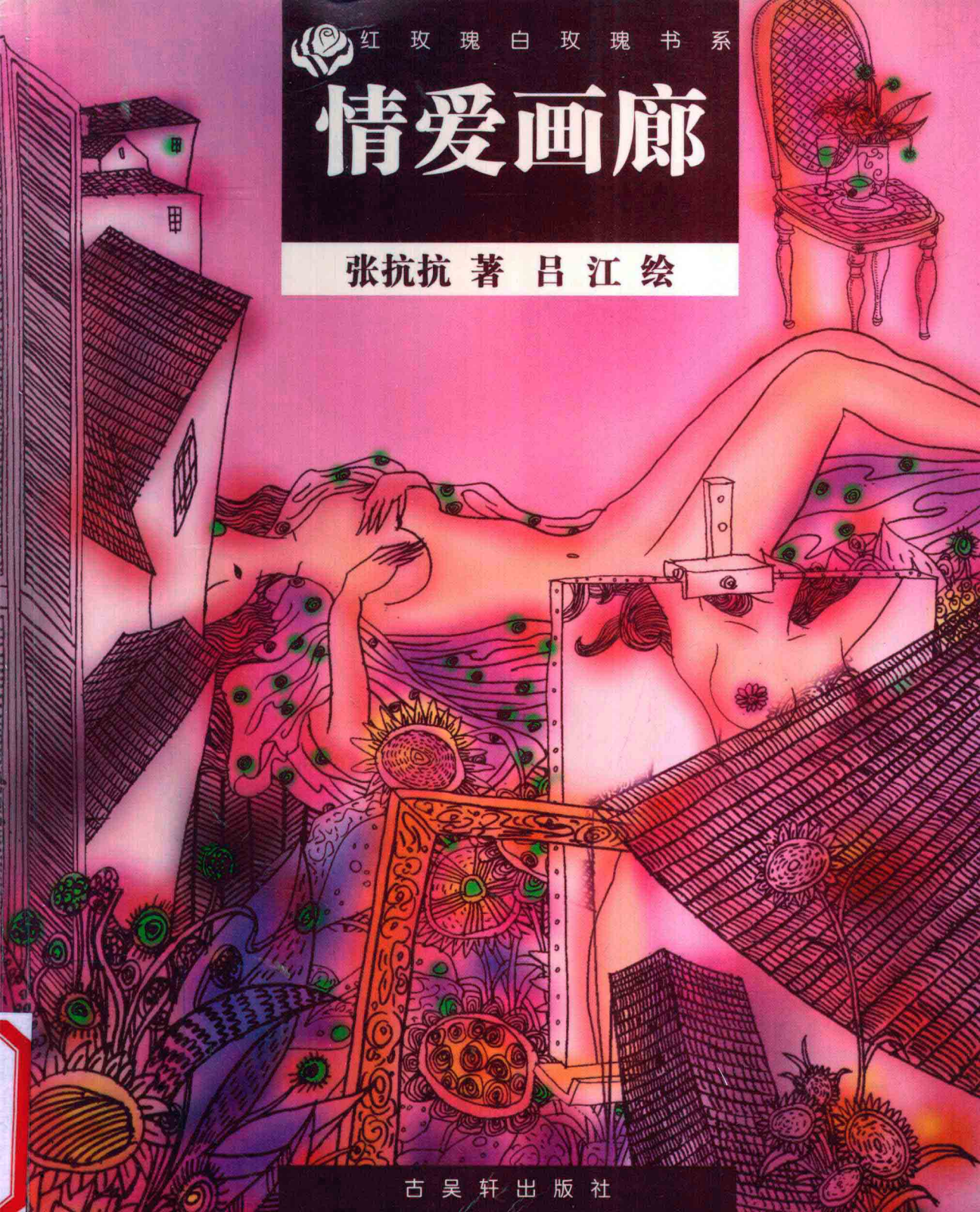




红玫瑰白玫瑰书系

# 情爱画廊

张抗抗 著 吕江 绘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爱画廊/张抗抗著;吕江绘.-苏州:古吴轩出版社,

2005.9

(红玫瑰白玫瑰书系)

ISBN 7-80574-967-1

I. 情… II. ①张… ②吕…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0133 号

责任编辑:苏舟子 孙 铮

装帧设计:吕 江

责任校对:肖 民 徐美后

责任印刷:何 洁

书 名:情爱画廊

作 者:张抗抗

绘 者:吕 江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215006

Http://www.szrbs.net/gwx

E-mail:gwxpbs@126.com

电话:0512-65232286 传真:0512-65220750

印 刷: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24

印 张:7

版 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574-967-1/I·038

定 价:69.00 元(全三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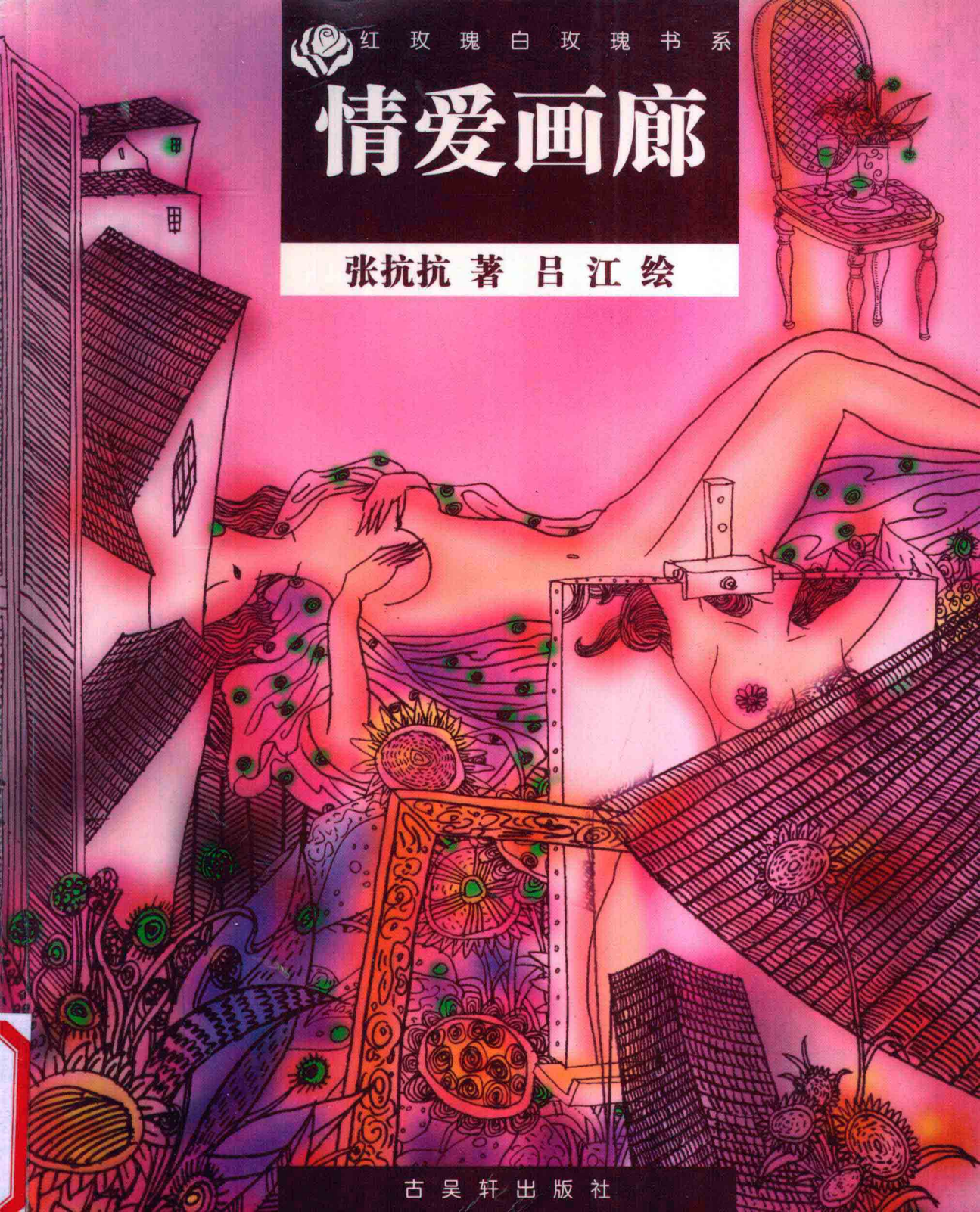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红玫瑰白玫瑰书系

# 情爱画廊

张抗抗 著 吕江 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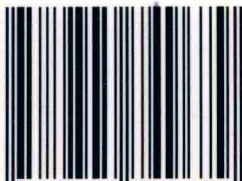
古吴轩出版社



红玫瑰白玫瑰书系



ISBN 7-80574-967-1



9 787805 749679 >

ISBN 7-80574-967-1/1·038 定价:69.00元 (全三册)







红玫瑰白玫瑰书系

# 情爱画廊

张抗抗 著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 序言：画廊中的情爱理想

张抗抗

有人说，这部小说是一个关于爱与美的梦想。

没有梦想的人生，是苍白而可悲的。因为梦想是激发人类去创造生活、改变生活的一种强大动力。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商业时代，爱情理想主义，多多少少能唤起人们对物质、财富，和功利的质疑，填补一部分人的精神空白。至少能够抵御或是拒绝低俗与污浊，使灵魂得到短暂的净化。

不同的阶层会有不同的理想——《情爱画廊》表达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一部分白领阶层、一部分艺术家，还有一部分向往崇高生活的普通人心灵深处的爱情理想。在这个日益变得现实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挚爱，变得越来越稀少与珍贵。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完美的过程。人性的天性是憧憬完美的。艺术的真实不能简单等同于生活真实。文学作品应当在一个新的高度上来认识爱与美，发现并开发读者潜在的心理和审美需求。

千百年来，爱与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进入二十一世纪，种种刻骨铭心、凄美决绝的爱情故事，仍在不断地被艺术家们创造出来。尽管文学世界中的爱情版本永无穷尽之时，但作品中叙述与表达爱情的语言，似乎正在一日日枯竭与衰退。

“我爱你”——这句已经被人们用滥、说倦说烦的爱情常用语，究竟还能不能有别样的表达方式？

在这部小说中，我试图用艺术家的绘画语言，来替代文学的叙述语言。当读者们穿过这道长长的画廊，用眼睛欣赏那些被爱情催生、同时又催生着爱情、诉说着爱情而同时又被爱情诉说的画面时，在那些绚丽的色彩、奇异的光线、怪诞的构图面前，你们是否同时能感觉到书中人物内心激情的震荡、喃喃絮语中的温情、深沉的苦痛，以及最终战胜自我的理性光芒？

故事发生在雨雾朦胧的江南小城与粗犷的北方都市之间。这也许隐伏着某些文化观念上的碰撞与交融。也许更为含蓄地表达了在今天这个变幻莫测的人世间，固守与行走、喧嚣与宁静、排斥与宽容、沉潜与浮漾的矛盾。

若是再推近一点，我们可以看清楚，这个“画廊”里的爱情，产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苏州。所以，把这本书交给古吴轩出版社出版，是再恰当不过了。

尤其是，一部以绘画语言来描写爱情的小说，再以绘本的形式还原为画面，会是一种怎样美妙的阅读享受。文字给予我们关于爱情的想像，而画面的线条和色块，将使那些黑白的文字，变成五彩缤纷的爱情鸟，在城市上空和云间飞翔。

# 情爱画廊



周由背着画夹,漫无目的地在苏州城里闲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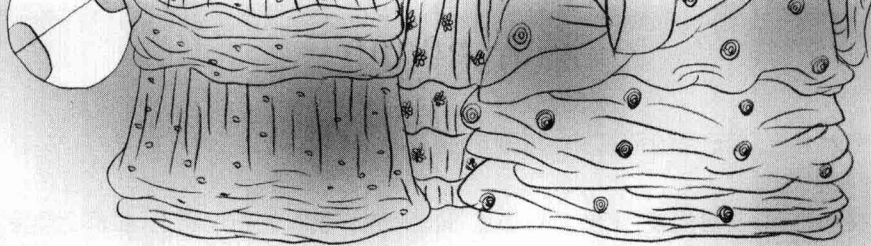
他浑身懒洋洋,面目沮丧,情绪坏到极点。宽大的长风衣连扣也不系,在肩上随意晃荡着,贴着腿扇乎。

自从去年秋天,他卖掉了那幅得意人体之作后,始终懊悔不迭。七千美金的报酬,也无法填补他心中的空落。那幅女性人体绘画,在美国洛杉矶那家著名的画廊中,可以说是整个秋季最吸引人的作品,简直令那些老美着了迷。画中的女模特沈小姐,曾是周由众多的女友中,与他配合最默契、同时也是最出色的一位。如今她已经嫁给了那位后来越洋追踪、按图索骥而来的年轻华裔富商。

沈小姐如今真是一位骄傲的公主了。周由从她寄来的在海边一幢别墅前的全家族的合影中,确实感到了她由衷的幸福和众星捧月的地位。她在信中说,她的蜜月是在三个美丽的国家度过的,仅仅婚礼就花去了二十万美金。全家族的人都感谢周由这位画媒。她的那幅人体画,已成为家族第三代藏画中的第一号珍贵藏品。沈小姐因而觉得周由这幅画卖得太便宜了,她打算再寄给他三千美元的汇票作为补偿。周由哭笑不得。他想这大概就是沈小姐付给他的婚姻介绍费了。女人体绘画居然还具有婚媒的功能,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他发现自己无意间在中国国有“美”资源外流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气得他对着画镜里面那个貌似英俊的年轻画家,恨恨扇了一记耳光。

使他更失落的是,几乎同时,他的另一位漂亮女友舒丽小姐,也远离他而去,到深圳、海南那种地方去谋求发展了。舒丽走得很坚决,没有一个男人能将她驯服地囚禁在画室里。舒丽走后,忙得连信都没有一封。像舒丽那样的女人,自然十分懂得扬长避短。周由见过舒丽写字,对比之下,她的字体于她的人体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不写也罢。起初几个星期,舒丽偶尔还有电话给他,说些南边疯狂而有趣的故事,同周由身处画室的感觉整个满拧。再以后,电话渐渐沉默,舒丽消失在潮里海里浪里,变得无影无踪。一次他偶尔从朋友那儿听说,舒丽财运顺通,眼下已挣了不少钱。身边还围了好几圈八方各路大款,个个对她跃跃欲试,舒丽在那儿如鱼得水,活得好滋润。

既然舒丽已是乐不思蜀,想必她是不会再回来了。周由必须设法把舒丽彻底忘掉,这也许就是周由走出京都的重要原因。



周由挎着相机，在苏州街上逛了两天，像一个无所事事的观光客，浏览了狮子林拙政园留园怡园虎丘山天平山，还搭乘一辆“摩的”，去观赏姑苏城外枫桥镇的寒山寺。正是春季旅游高峰时节，喧声闹语，游人如织。对于处处精细雅致的园林风景，周由一目了然、麻木不仁。他焦灼而贪婪的目光越过园中半月形的拱门和幽深的曲径，寻找着人群中或许可以入画的女子。

浓艳而娇饰的女人们，如同鱼缸中绚丽多彩的金鱼一般，在周由面前飘然而至，鱼群游过来，又游过去。

但周由始终木木地微眯着眼。两天来，他连油画箱都懒得打开一回。

那是周由逗留苏州的第四天上午。从清晨开始，天空雾气蒙蒙，像是要下雨的样子。他踏着被江南春日湿雾浸润的小巷信步走去，迈过了几座缠绕着常春藤和青苔的石桥，最后在一条小河边上的茶楼前停下了脚步。

狭长而清悠的小河，不动声色地缓缓流淌着，像一条古色古香的苏州绸缎。河水被织成了凝固的银丝玉帛，在桥下微微颤动。袅袅烟雨在河面上轻轻浮漾着，又悄然弥漫开去，如同女人临窗的叹息，在雾气中久久不散……

渐渐地，就有苏小小、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那遥远而动人的身体，从烟雾迷蒙的河面上，模模糊糊地显现出来。她们飘飘而来，又翩翩而去，在周由的白日梦中，一次次与他幽会。她们抚琴吟诗、弄墨作画、丝竹管弦无不精通。她们如果爱你，就把情、艺和性一同给你；如果不爱，就把情爱留下，只将歌舞奉献。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自由最开放也最美丽的女性了。周由被自己的幻觉和想像折磨着，他觉得当年的江南艺妓，真是比现代女性更令人尊敬。如今那些自命开放的女性，贪婪却又贫穷，女性解放如果仅仅意味着用身体去交换物质，实在远不如当年画舫青楼的艺妓们，生活方式更现代更潇洒。美人若是没有才情，入画不仅没有画魂，连画皮都起皱。

可惜周由是无法为当年那些美丽、侠义、刚烈的江南名妓作画了。她们的人体美已香消玉殒、无从再现。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为后人塑造了美得无与伦比的米洛斯维纳斯雕像；几百年来，欧洲的画家和雕塑家，创造了可以覆盖无数个艺术博物馆的人体杰作。而古代的中国，除了仕女像和春宫图，连一幅真正具有艺术美的人体画影子都没有留下。这究竟是文明呢还是愚昧？究竟是出于高尚还是源于低俗？周由苦恼的发问既无回声亦无答案。在画界的几次争论中，周由只能坚持认为：被儒学净化和压抑太久的人性，由于缺少来自生命本源的美文化和美文明的遗传基因，一旦解禁后见到人体艺术，首先被激活的却是性本能基因，性泛滥转而强暴了现代文明。这种从未经受人体艺术洗礼与熏陶的文明，实质是虚弱和伪善的文明。假如几千年来华夏民族也有自己灿烂的人体艺术，那么中国在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传播和渗透的过程中，便不至于如此虚弱和不堪一击。周由真想与更多的画友们去填补这几千年人体艺术的缺憾。当中国人能坦然而纯真地欣赏自家客厅墙上悬挂的人体艺术作品时，这个民族大概才能真正面对精神的解放和自由。

周由在桥边找到了一个石墩，放下他宽大厚重的油画箱，然后在石驳岸的小河边坐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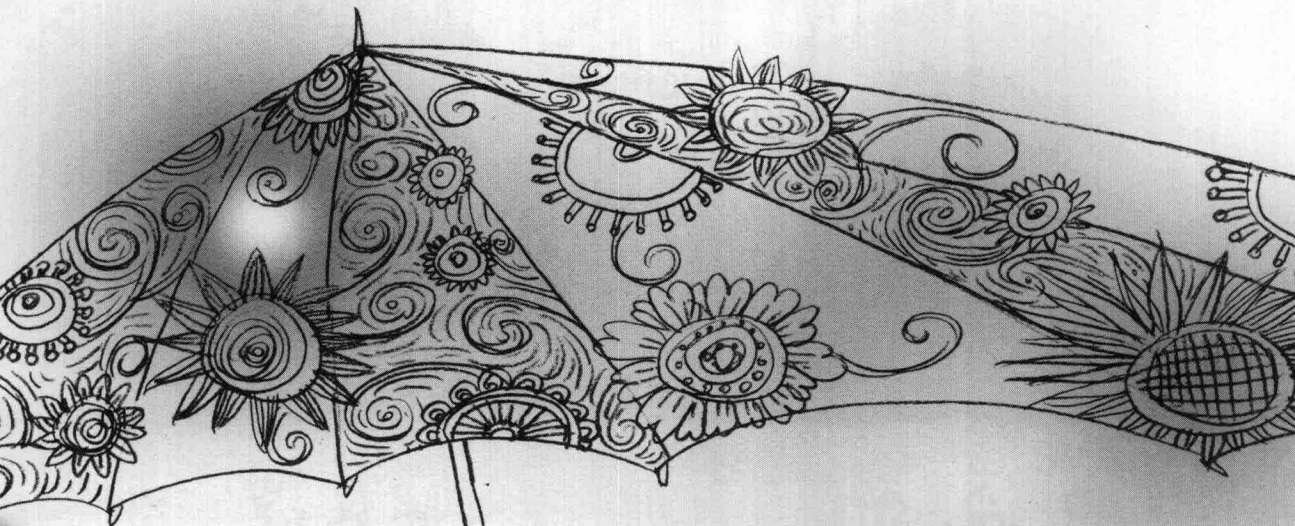


空气中蕴含着浓浓的水气，薄淡的阳光被云雾所遮，眼前水巷两岸的景色依然像是浸在水中。湿漉漉的玄青翘角屋顶、湿恹恹的白色粉墙、湿淋淋的青灰石桥石埠……视线里的景物都已吸足了水分，惟有四周的雾气仍在流来淌去，寻找着依身的缝隙和归宿；酥醉的水汽不停地飘晃着，周由眼前的水巷也在晃动。每个色块仿佛都已被水雾溶化——黑瓦要流到白墙上去了、白墙要流到灰街上去了、青桥要流到桥桩里去了、褐色木船要流到绿河里去了、打着蓝伞的行人，好像要化做一汪蓝水，流到水中蓝色的倒影中去了。

周由眼里不断飘入一缕缕、一条条、一丝丝黑白青蓝的水雾。他渐渐感到了江南水巷的一种难以言说的魅力和柔功。轻轻的水气、柔柔的雨雾，可以渗入石头瓦片、墙砖墙缝、雕花木窗，甚至男人的骨骼里。它缓缓细细地揉搓、抚摩、并侵蚀所有坚硬结实的物体，然后星星点点、丝丝缕缕地把它们汇揽到江河湖海巨大的怀抱里。周由眼前已看不到任何棱角分明的东西，一切都是柔软的、无脊无骨，像太湖泥一般，用千年万年的水流磨成。江南的景致也是水做的么？他想。他好像觉得自己捕捉到了早已逝去的江南名妓美丽忧伤的气韵和气场。

周由用饱含调色油的冷色稀颜料，任由自己的感觉，在画布上淋漓尽致地涂抹。水巷景物在他的笔下，有点站不稳、立不住，似化未化，似塌未塌的样子。近景的房檐、远景的桥栏，滴水滴痕，似酒似泪、酒泪交融，无声无息地流入东去的小河，如同一个个身穿纱裙的江南女子，如云如雾、飘飘欲飞，整个画面像是被水气润湿了一般，笼罩在一片若隐若现、伤心神秘的氛围之中。

时近中午，天色越来越暗，似有纤细的雨丝，从他额头若有若无地掠过。周由不愿让画被雨淋湿，准备在画面上再补缀最后的几笔就收摊。



“画家叔叔，你画好了吗？”身后忽而有清亮的童声传来。

周由猛地抬头，发现头顶上有一把粉红色的小雨伞，被一只白净的小手高高举着。旁边还有几个更小些的女孩，好像是刚刚放学回家，跑来看他画画。他再一回头，眼睛顿时簌地一亮。

这是周由一年多来第一次眼睛发亮。

一个约摸十四五岁、异常美丽的小姑娘，正站在他身后为画架撑着雨伞。打伞的女孩，穿着一套粉红色紧身的薄毛衣毛裤，一双深红色的雨靴，白里微微透红的面颊，像雨中的一朵粉红色的蔷薇花。周由眼中涌入了一团柔和温馨的暖色，身上的寒意散去了一大半。眼前冷暖色调的突然转换，使周由感到这团暖色显得尤为赏心悦目。

“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周由一边微笑着问，一边用废纸轻轻搓捻着画笔的笔头。他觉得自己的心忽然无端地怦怦跳动起来，难道这水巷真有感应，把一个那么与众不同的女孩，也许就是江南美人的后代，送到了他面前？

“吴云霓，大家都叫我阿霓的，你也叫我阿霓好了。”她说一口苏州普通话，是那种吴侬软语柔美的声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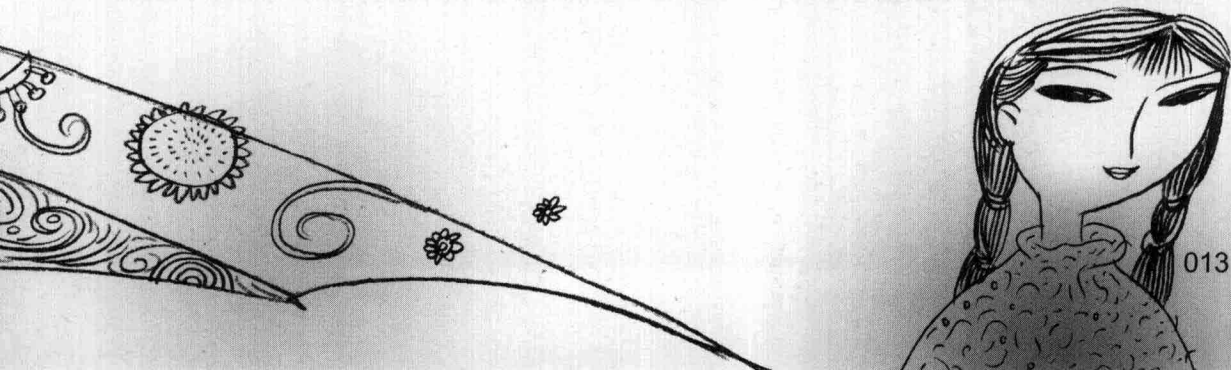
“哪个妮字呢？”周由的声音也不由得变软了。

“霓虹的霓呀……”

“霓虹灯的霓？”周由逗趣着说。以往他外出写生时，遇到围观的游人，问些太业余的问题，他从不愿多与人搭话。但这会儿他却生怕小姑娘离开，他很快决定自己得设法和她交个朋友。

“云霓的霓嘛，就是大海上的霓虹啊，还有雨后的霓虹呢！”小姑娘忽闪忽闪地眨着眼，手中的雨伞像一朵云似的旋转起来。

“好美的名字。”周由笑着说。他收拾完画笔，刮净调色板上残余的颜料，却没有合上油画箱，好让小姑娘们继续欣赏他的画。



“你是从北京来的？专门到苏州来写生？”阿霓问。

“对啊，你怎么知道？难道你也喜欢画画吗？”

“喜欢！我学了好几年画了，你看今天是星期天，我刚刚从少年宫美术组出来嘛！”

周由不禁喜出望外。他觉得自己已经捉住了这只美丽活泼的小鸟，一只衔着画笔的小鸟。看她那样专注看画的神情，真像是他的一个小同行了。

“你喜欢这幅画吗？”周由问。

阿霓点了点头，说：“喜欢的，房子像盘里的醉虾，醉得不会动，身子还是活的……雾好像在动，房子像浸在水里面一样的，不过，嗯，你画得好冷噢，好像还没有到春天。”

“那对不对呢？”

“对，老师说，你觉得怎样就可以画成怎样的……”

周由仔细倾听着阿霓看画的感觉，他觉得阿霓的艺术感受还真不错。看来他今天是遇到天生应当画画的一块料了。

阿霓又说：“叔叔，你画得真好，你能不能教教我呢？看看我的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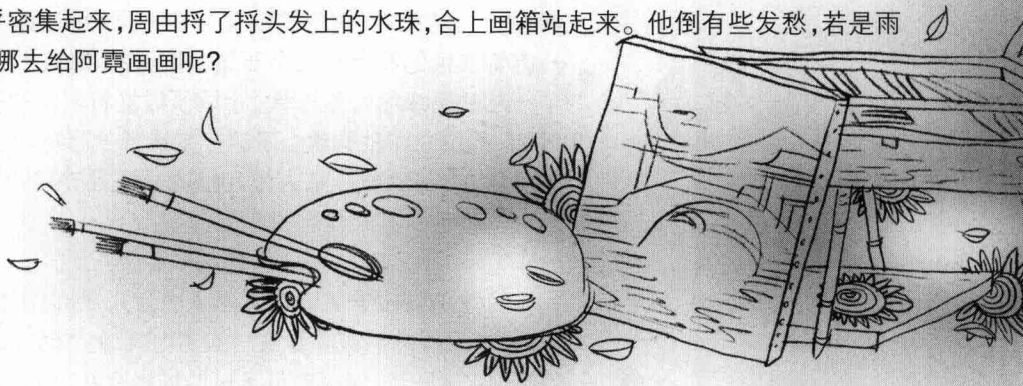
周由赶紧说：“那没问题。画画的人，都是画友嘛。”然后他很快又补了一句：“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啊。”

从他见到阿霓最初的那个瞬间，周由已经产生了一种想把阿霓画下来的愿望。这个愿望是如此强烈，周由觉得浑身都燥热起来。在阿霓出现的那一刻，眼前的河水似已向相反的方向流动，从浩淼无垠的太湖，倒着流入水巷，阿霓自水上款款漂流而来，像是太湖女神赐给周由的一件礼物。



“我知道你的条件。”阿霓调皮地歪了歪脑袋，“你是不是想画我呀？上次我就给一个画家当过模特，就在这河边上画的。”

雨丝似乎密集起来，周由捋了捋头发上的水珠，合上画箱站起来。他倒有些发愁，若是雨不停，他可上哪去给阿霓画画呢？



这时阿霓指着水巷边上不远处一幢白色二层小楼说：“那就是我家，你这幅画里，已经把它画进去了，正好我爸爸妈妈今天都休息在家，妈妈好喜欢美术的，所以我想邀请你去我家。我想请你给我看画，教我画画，好吧？快点，雨都下大啦。”阿霓说着，已经牵起周由的手，一蹦一跳地往桥下走去了。

周由轻轻握着阿霓的小手，光滑而柔软的小手，软得像是里面没有一根骨头。他习惯性地托起了那只小手，低下头仔细去看。当他微微捏了一下那白润柔嫩、略略有些透明的拇指肚时，忽然觉得那分明像是一粒饱含果汁的新疆无核葡萄。再看看阿霓红润白皙也有些半透明的脸蛋，他确信自己已经捉住了阿霓给他的感觉。他在心里反复念叨着这一感觉，不禁有些激动起来，被这样一个可爱而陌生的小姑娘请到家里去，哪怕是个美丽的陷阱，他也愿意。

“叔叔，我还没有问你的名字呢？”

“周由，周围的周，自由的由。”

“啊？你就是周由？真的？”阿霓欣喜地攥紧了他的手。“上次美术欣赏课，陆老师给我们讲过你的得奖作品，后来在美术杂志上看到，妈妈还把它剪了下来，镶在一只小镜框里了。”

周由朗声大笑说：“那我们早就认识了，是老朋友了，对不对？”